

HuZhanfen

幽默的力量

众所周知，白玉兰美术奖，是上海美术界的最高奖。王震坤以65岁的高龄荣膺此奖，当然可喜可贺。所谓“老圃新枝竞吐奇”，点他一百个赞亦不为过也。

我有个毛病，提起王震坤就要笑，因为我们做同事那会，他是周刊内公认的槽点笑点，那老王要么不开口，一开口就段子滚滚，除了佩服他的记性，更喜欢他讲段子的腔调，同样的内容，别人讲不好笑，他冷着脸，玩世不恭地撇撇嘴一扯，大家就乐了。

所以，他这次获奖作品是一组漫画，一组令人发笑以后转入思考甚至警醒的漫画——《都市絮语·组画》，我对此一点也不意外，他这是“知行合一”，若是一本正经说教，摆谱装蒜，才恶人心呢。

我们认识很早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参与创办《海上文坛》时就认识了，说是画家，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他更像报人或书画装帧家，参与创办了《金岛》、《海上文坛》、《新民周刊》等，也没见他有多大空闲画画，整天关注的是版面设计与海外美编新潮，不过，从种种迹象看，他是潜伏爪牙难受的。照他说法，稍有空就“撸撸弄弄”的也是常态。

退休让他老来红。上门约稿求画的有多少，我不知道，光我“文汇”APP的专栏，整整两年多就不断地求他赐画，他用水墨风格连续为我的专栏“地标记忆”插图前后五十余幅，几乎幅幅酣畅淋漓，我称其为“城市水墨山水”，后来我到“澎湃”开专栏，他又应邀为我插画，有这样的大手笔撑腰，私心当然是很感激的。

事实上，他擅长的画很多，但无论什么画，总觉得他嘴角抿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窃笑，幽默与嘲讽，在我看来无非两种，常见的是用心为之，

或曰“技术派，”虽然也逗笑，但多少带点激素催熟的意思；难得的是“随心赋逗”，顺口一甩，令人发噱，老王正是后面那种。这次获奖的作品，《都市絮语·组画》原本是为了一本随笔所作的配图，计有80幅左右。内容主要讲述现代化过程中，上海人“心情中的都市，都市中的心情”。为了送展，他从80余幅画中挑选了16幅，集成一组，试图用漫画语言来表达对魔都——上海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魔性思考。绘制过程当然是严肃的，他用了剪贴、字体转印、糨糊渗入、墨色渲染等手法，既表现了后工业化时代媒体材料的更替，也让作品呈现了个体自由与城市规划的龃龉。水泥森林的机械窘迫与内心追求的自由抗争，正是这组漫画的张力所在。

但，仍然可以想象他微笑着撇撇嘴作画。漫画的基因就是笑，许多真话都是在笑话中讲出来的。上海美协主席郑辛遥是这样点评他的：《都市絮语》（漫画）人物造型夸张，画面构成荒诞奇趣，色调黑白灰处理富有层次，且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，技术上运用了剪贴、刮刀、字体转印等手段——特别是“英文”字体在画面中的巧妙运用，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国际化大都市多元文化的“现代感”，亦给作品带来了装饰美和形式美。该组画一文一画，文图相映成趣，生动描绘了都市人物的众生相。

我们在这里充分注意到郑辛遥先生的用词：“人物造型夸张，画面构成荒诞”。他是非常了解作者的，无论如何，笑总是一件好事。

更何况，65岁的高龄荣获上海美术界的最高奖——白玉兰奖，在嘻嘻哈哈的王震坤看来本身就带有某种幽默感，而一盎司的幽默，远比重磅的感言更有力量。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**一盎司的
幽默，远比重磅的
感言更有力量。**